

毛

詩

禮

徵

毛詩禮徵卷第七

宮室

榮述

總叙宮室之制外周以墻，墻屬于門，正門必南向。天子五門，一曰皋門，其內爲外朝，二曰庫門，其內左宗廟，右社稷。此鄭氏說，戴氏震則謂廟社皆在雉門內。三曰雉門，一

名中門，其內治朝，治朝左右有九室，九卿治事之處也。亦曰朝，亦曰館。外朝與治朝皆平地，無堂，故

曰朝廷。

江氏永云：治朝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庭中也。曾子問：諸侯

旅見天子雨霑服失色則廢明在庭中也又云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王氏鳴盛云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階前蓋因自路門直至舉門皆平地故可行車匠人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個特言此者亦以路門應門皆可乘車出入故云然四曰應門應門之廣然則自路門以外皆無堂矣

二丈有四尺

內應門二徹參個二丈四尺一名正門五

日路門路門之廣丈有六尺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乘車廣六尺六寸

五個三丈三尺言不容則此門半之

一名虎門一名畢門其內燕朝

天子五門三朝鄭孔之說如是戴氏震云禮說天子五門舉庫雉應路諸侯三門舉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舉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名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

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等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諸侯三門有庫雉而無皋應外朝在庫無虛設也

門內治朝在雉門內燕朝在路門內門之兩旁築闈爲基起屋于上曰觀兩觀並峙中央缺然故又

曰闕懸象于其上故又曰象魏諸侯一觀何氏休云天子

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左氏定二年疏云釋宮云觀謂之闕注云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缺然爲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三名也跨門爲

臺故曰臺門亦曰門臺臺與闕每門皆有之

逸周書作

雜解應門庫臺孔晁注云每門皆有臺于庫門見之從可知也

或曰天子觀闕在

應門上諸侯在雉門上故雉門亦曰闕門

戴氏震說門

之扇爲扉亦曰闔門扇所附著曰闔

說文繫傳云余雅棧長者

謂之闔所以止扉卽今門頰扇所附著也

植木豎于門中曰梱梱惟一

故又名闐臬者射之的也言木之豎于門中有似

射的也

賈氏儀禮疏謂門有二闐二闐之間爲門中孔氏禮記疏謂闐祇有一以字義推之

孔說爲安

門兩旁木曰棖棖闐之間曰門中人君所常

行也亘于門上而持棖闐者曰楨

說文楨門樞之橫梁橫于

門下而限人出入者曰闕。闕亦通名閫。

士冠禮注闕閫也逸

周書作雒解云元閫孔晁云以黑石爲

又曰楯說

門限也是古時門限亦有用石者矣

楯限也。繫傳云扉邊小圓木上出屬于楯下出屬

于闕以爲轉動者曰樞。受樞者曰榘。

說文門樞謂之榘段氏玉

裁云謂樞所

際謂之榘也半門曰戶。

說文以木橫持門戶曰關

外關曰扇。

說文扇外之閉也曲禮入戶奉扇孔疏云奉扇之說多家今謂禮有鼎扇所以

關鼎今謂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段氏王裁云戶扇蓋以木著于戶爲之機令可閉者距門

者曰鍵。

說文鍵距門也經傳多作鍵禮記月令注云鍵牡也蓋卽今之木鎖植鍵曰

傳又曰突。

見爾雅郭璞曰持戶鎖植也邵氏晉涵曰墨子爭門關決植淮南云縣聯房植

高曰植戶植也。植當爲直。立之木徐錯以爲橫。榱非。凡門屋皆兩下。李氏如

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屋之中棟曰阿門。正當阿。故曰門阿。

攷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云阿棟也。疏云

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案阿曲也。凡屋之

中脊其上隆然而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卽

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必有隆然卷然之形。故

禮以棟門上短柱承阿者曰開。說文開門

爲阿。棟門上短柱承阿者曰開。說文開門

摘。說文摘夾門之左右爲塾。門一而塾四。塾有堂

有室。外塾之堂皆南向。內塾之堂皆北向。室各在

其堂後。兩室相連。中以壁間之。此李如圭說。塾字

大昕以擗字當之。段氏王裁謂正字當作孰。故白

虎通釋塾之義。謂臣下見君。必孰思其事。明孰之

卽爲塾也。其言堂室之制，亦與李氏釋宮不同。說文注云：攷工記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曰：門堂門側之堂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塾之制于正堂之修廣得三之二，其室于正堂之修廣得三之一。北向堂者爲塾，得堂修廣三之一。南向者亦爲塾，亦得堂修廣三之一。故曰門堂三之一也。室三之一者，北向南向兩塾之中共一室。堂之下各室得堂修廣亦三之一。與門之修廣等。堂之下各有階，階高一尺。周禮義疏：門與塾蓋高于庭一級，高于庭矣。一拾足卽升，故不言升降。門外築小垣以蔽門，曰蕭牆。又曰屏。又曰樹。諸侯設于門內。云：雅屏謂之樹。李巡樹荀子內畧篇云：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禮記疏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近乎應門。屏上爲屋以覆屏，曰景。景，釋名：景，願。



在門外，梁復也。愚思也。臣將入請事于此，復重思之也。明堂位疏云：桴，愚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角桴，愚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愚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門屏之間曰宁。

門內兩塾之間亦曰宁。宁，通名曰著。江氏永云：宁有二，齊風侯我于著，侯我于庭，侯我于堂，著卽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宁。鄭注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旣省，侯于宁是也。一是門屏之間爲宁，此路門外視王朝人君所宁立處，近路門屏設于正門。天子以正門爲應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案江說與孔氏禮記疏稍異，邵氏晉涵云：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是門以外屏以內，其間謂之宁。諸侯未集天子宁立于此，設屏以蔽內外也。諸侯旣集，則出

至屏外負屏而立。曲禮以負屏爲當。寧猶以負依爲當。依也。如邵氏說則寧卽爲屏。以君寧立于此。故亦曰寧不必若江門北接乎堂途者曰門內。雷氏移屏于應門外矣。門北接乎堂途者曰門內。雷氏瑤田云。凡門屋皆有北雷。曰門內雷。昏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是門有內雷也。在燕禮則路寢之門內雷也。在大射儀則大學之門內雷也。在公食大夫禮則廟廟之門內雷也。在雜記。禔者受爵弁服于門內。雷則諸侯殯宮之門也。凡此之雷皆外垂。皆爲木。視承之。鄭氏謂屋之承雷以木爲之。用行水。孔氏謂承于屋雷入此木中。從此木中雷于地。故謂此木爲重雷。由門而進則爲庭。三分庭一而北設碑。聘禮是也。官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其左右則有位。位亦曰陰陽也。其材宮廟以石。陳氏禮書云。禮記曰。立著。亦雅中庭左右謂之位。陳氏禮書云。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于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于

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格位著以敬其官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曲禮曰下卿位是也人臣過此必加敬焉論語曰過位色勃如也著之內

則爲陳陳者堂塗也

釋名云名爲陳者言賓主相陳列之處也

堂塗北

直階階有二在東方者曰阼階在西方者曰賓階

階級依乎堂之高天子堂高九尺階九級諸侯高

七尺階七級階之鬢曰阼

阼與砌同廣雅曰砌阼也說文新附有砌字云

階鬢也程氏瑤田云阼謂階之兩旁自堂至庭地斜安一石掩階齒而輔之說文阼古文阼阼廣臣也然則階阼之字假借廣臣之字也其所以假借之者言階之有兩阼以輔階齒猶人之有兩臣以輔牙也堂之東西壁曰序序與階相值儀禮注云堂東西牆謂之

序是序之外卽爲堂矣士冠禮主人直東序西面  
賓直西序東面是東西牆爲賓主次立之處序之

前卽爲階故上兩序之內爲夾室夾室又名翼室  
階則立于序端

王氏鳴盛云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通  
翼之爲義正所謂在兩頭者翼室卽夾室也

謂之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達之中設板以廢

食日閣天子之閣在夾室諸侯在房內則夾室之

前曰東箱西箱張氏惠言曰觀禮記注云東箱東

前近南耳疏卽西箱也則夾室之前亦曰東堂西

爲堂亦如北堂相連爲之室南無壁

堂堂下各有階名曰東面階西面階張氏惠言云  
自東階注云東面階案聘禮云西夾六豆設于西  
墉下則夾室兩旁有墉旣爲東西階則墉蓋盡夾

而堂之側曰廉東西廉曰垂顧命有東垂西垂王  
止氏鳴盛云蓋東西夾  
旁之廉也堂基既築土令高四面設砌以爲廉在  
階之上堂之邊其南一面既謂之東堂西堂其南  
北之深幾與序內半以後相等不須于堂外復留  
餘地而東西兩面則留餘地謂之垂所以容人往  
來蓋東夾西邊之牆爲東序而東夾東邊亦必有  
序序外卽東垂西夾東邊之牆爲西序而西夾西  
邊亦必有序序外卽西垂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  
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  
矢在其上注云上堂西廉言堂西廉則是西序外  
之廉矣彼下文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上  
文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者在西序西之  
廉也是東西序外之廉上皆有餘地卽垂也堂之  
角爲玷余雅苑謂之玷注云在堂隅玷垂也士虞  
禮注云玷在堂角賈疏云玷有二若明堂  
位云崇玷康圭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玷之  
等在廟中有之此言玷者皆據堂角爲名凡堂

屋皆五架。正中架曰棟。棟一曰極。一曰桴。一曰阿。

說文棟極也。介雅棟謂之桴。次棟者曰楣。次楣者曰殿。棟一而

楣與殿各二。見儀禮士昏禮聘禮疏。負前楣者爲楹。李氏如

之設蓋于前楣之下。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于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

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卽序也。鈎楹繞

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鈎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之外北面

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近儒有謂兩楹在棟楣之間者。似不若李說之核。

楹在階之內。在東者曰東楹。在西者曰西楹。楹之

底曰楹。說文楹柱底也。古用木。今用石。易曰楹恒凶。兩楹之間。近南築

士以反爵曰反坫

明堂位疏

附壁之楹曰構

說文構壁柱也

後

楣與殿皆構荷之自南達北持楹與構者曰梁亦

曰宗廟

余雅宗廟謂之梁江氏永云宗廟之梁當是南北縱列東西各一今人謂之進深梁

此梁之中各設侏儒短柱以承棟棟乃得高起段

玉裁云梁與棟不同棟言其東西梁言其南北者

宗廟者梁之言網也廟者中庭也梁上侏儒柱曰

楹又曰祝郭璞云楹侏儒柱余雅釋文云楹本或作祝禮記疏引李巡云梁上短柱也包

咸論語注云祝上橫木曰桡蒼頡篇云柱上小方

云桡柱上橫木承棟者橫之似筭也說文桡屋構

榑也又云構榑屋上桡也程氏瑤田云桡即榑

即方今人猶謂持柱之方者曰方案先儒釋桡者

多家皆疑似難明依徐程二說推之則宗廟上南

北各有侏儒柱于侏儒柱上抗枅枅上乃設游樹  
以承棟游樹卽栭也長門賦羅茸之游樹兮離樓  
楮而相撐注云游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兒邪  
柱爲楮字林曰撐柱也據此似栭尚有邪柱以撐  
之矣曲枅曰欒薛綜西京賦注云欒柱上曲木兩頭  
矣曲枅曰欒受欂者按靈光殿賦云層欂磲碗以  
炭崐曲枅要紹而還句據此是欂與枅各一事曰  
磲碗則倨立之形曰要紹則曲卧之形程氏以枅  
卽今之列方今之列方亦枅上標曰栭栭通謂之  
有曲者其卽欒之謂乎  
節又曰楛說文栭屋枅上標也薛綜西京賦注曰  
爲之栭在枅之上論語張載靈光殿賦注曰栭小方木  
山節包注云節栭也  
而列者曰椽釋名其方者曰栿說文椽長而接于  
檐者曰閱短而交于棟者曰交爾雅栿植而遂謂



之交邵氏晉涵云堂有廣狹故椽亦有長短直椽

之長與屋際正相當其短者不直上于檐則爲交

于棟上也言其下垂之形則曰椽椽之端爲題說文椽

屋椽也齊魯謂之桷釋名云桷椽也其形細而疏

碩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布列也或謂之椽

在椽旁下列聯于椽之端者曰檣檣通謂之檐又

衰衰然垂也謂之椽又謂之栳說文檣屋檣聯也檐椽也椽栳

謂之檣又謂之栳也釋名栳旅也連旅旅也或謂

之檣檣縣也縣連椽頭使齊平也檐接也接屋前

後也程氏瑤田云栳者橫陳屋端上承瓦溝視之

如人之又謂之楣釋名楣眉也近前薄于椽上而

平布者曰筵

小雅屋上薄謂之筵注云屋竿也邵

玉篇云筵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南方

多以竹爲之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以板曰

承壁

卽檐板也

承壁之上爲復屋

明堂位復廟重檐注云重承壁材也疏引

皇侃

義疏云鄭云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

安板

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案攷工匠人云般人重

屋注

云重屋復竿也疏云明堂位云復廟重檐鄭

注云

重檐重承壁材也則此復竿亦重承壁材是

賈氏

以竿爲壁材與皇

復屋亦曰復格

逸周書作

侃義

似異今用賈說

復屋亦曰復格

維解云常

累復

格惠半農

復屋之棟曰芬

說文芬復

亦曰樞

以爲

卽復竿

復屋之棟曰芬

說文芬復

亦曰樞

說文

樞其椽曰椽

說文椽椽也段氏玉裁云西都

芬也

賦列芬椽以布翼下又云裁金

壁以

飾璫西京賦結芬椽以相接下又云飾華椽

與壁

璫魏都賦芬椽復結下又云朱椽森布而支

離椽

必與芬連言而別于椽椽則椽椽爲屋椽椽

爲復

屋之椽可知簷霤在復屋前故廣韻曰屋簷

前薄

于芬椽之上者爲薨

程氏瑤田云以瓦蒙于

木

屋曰薨晉國語宰周公

論齊桓公曰譬之于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韋昭云甍棟也案此謂蓋構成既鎮壓之以瓦則不復有所加矣若以甍爲棟則當施榱桷茅瓦何得云無所加凡堂屋天子諸侯

皆四注當棟交木爲井幹曰藻井逸周書作雒解

注云春常藻井之文也西京賦帶倒茄于藻井注云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風俗通曰

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其四邊曰宇說文字屋邊也亦曰宸說文

宇宸亦通謂之振集韻振屋端也宇招皆上仰而反出故

曰反宇西京賦反宇業業李善注云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飛邊頭宇皆更微使反上

其形業業然宇角兩頭高起者曰榮說文屋招之兩頭起者爲榮郭璞上

林賦注南榮屋南檐也鄭氏儀禮注榮屋翼也賈疏謂四注之屋則南北東西皆有兩下屋惟南北

有雷而東西則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雷而大夫士  
禮則言東榮也程氏瑤田云兩下屋東西無雷謂  
之榮者言南榮之東西頭也故說文曰栢之兩頭  
起者爲榮此東西榮之義疏然兩下屋栢之兩頭  
與其中正平其南榮自起非至兩頭又起也兩頭  
又起者乃四注屋之反宇至四角復又起而上聳  
此亦榮也故于兩下屋亦襲而言之曰兩頭起者  
爲榮依此四注屋自有榮特傳多言雷不見榮之  
名耳宇角檐所輻湊之處曰阿司馬彪莊子注云阿  
曲檐也蓋四注之屋  
其四隅相接之處宇栢反向而檐水由此而下垂  
皆上仰其中拳然故曰阿也  
故又曰雷檀弓疏云重雷者以木爲承雷行水天  
子有承雷諸侯三面缺其後大夫南北  
兩面土惟南一面魏都賦云齊龍首而吐雷注謂  
畫爲龍首于椽承檐四隅而以吐雷據此二文是  
雷水皆由四隅下出  
故獨專雷之名也  
榮也阿也雷也三者同處階

下曰雷，少進爲榮，又少進則爲阿。

程氏瑤田云：鄉飲酒禮記磬階

間縮雷，東雷在東堂，廉下明矣。榮則不全在階下也。阿則在階上而少進也。

堂之後楣

以北爲室，室南有壁，壁向堂，啟戶，戶東而牖，西

見賈

疏與儀禮釋宮

牖戶之間曰依。

見余雅阮謨三禮圖云：展縱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

風則遺像也。

依前小屏曰容。

余雅容謂之防，荀子正論篇云：居則張容，負展而坐。

楊倞注云：容如今小曲屏風，施此于戶牖，負之而坐。阮謨三禮圖云：容制縱廣七尺，以牛革鞣漆之。

室中央曰雷，西南隅曰奧，西北隅曰屋漏，亦曰匪。

見特牲饋食及喪大記，鄭云：匪隱也。

東北隅曰宦，東南隅曰交。

俱見余雅

室左右曰東房，西房，通謂之介，房近室開一戶而

無牖其深半乎室割其半以爲北堂

士昏禮注北堂房半以北

疏云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案先儒皆謂北堂割東房之半爲之張氏惠言云房之與室其制當有別今西房之圖迥異東房而與室不殊案禮有房俎鄭注上下有兩間有似房堂蓋凡房之制皆爲兩間而無北壁有北壁則謂之室尚書大傳云天子諸侯東房西房北堂蓋人君東西房皆有北堂唯有北堂故夫人得由北階而入房中大夫士西房爲室制有北壁則入西房者必由堂上故凡事用東房而西房不得房名北堂亦謂之背見詩傳堂之北有階曰側階通謂之北階大射儀工人與梓人升自北階注云位在北堂下又

謂之東階

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

得名東階也

階之東則爲闈門

士冠禮注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

此所

謂天子六寢正寢一在前者也餘五寢四隅與中

央各一分四時居之

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

曲禮疏云王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東西南北中央各一順四時居之六月居中央通名燕寢陳氏禮書云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于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央其制畧如明堂每室四戶八窻與孔疏說稍異

窻皆夾戶故曰西南其戶路寢之下室曰小寢后

所居也亦正寢一燕寢五

天官內宰以陰禮教六官注鄭司農云六宮後

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

小寢通

謂之北宮

內宰憲令于王之北宮注北宮后之六宮疏云言北宮者王六寢在其南后六

宮在其北其制有堂有室有房與諸侯路寢同詩疏云小寢是

路寢之下室天子小諸侯路寢三一在前二在後寢如諸侯之路寢

東西建焉陳氏禮書云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

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向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

東寢秋冬居西寢其制與天子小寢同小寢亦三夫人所

居者曰中宮右媵所居者曰西宮左媵所居者曰

東宮春秋僖五年西宮災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

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禮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其修廣天子宮

方一千二百步三分二爲路寢之前一爲路寢之



後路寢之前至舉門五門之間合八百步為三朝

皆方百步路寢以後四百步為寢室諸侯三朝舉

門至路寢相去六百步自路寢以前為三朝各一

百步路寢以後三百步為寢室此皆崔靈恩三禮義宗之說見于玉

海所引原文無諸侯路寢以後三百步為寢室一語案典命言宮室車旗皆視命數上公九命宮方

九百步侯伯七命宮方七百步子男五命宮方五

百步崔氏謂三分二為路寢之前上云諸侯舉門

至路寢相去六百步正九百步三分之二也則寢室三百步無疑故以意增之此其大較

也區而別之則天子堂廣二十七丈深二十一丈

三分其廣以其二為內兩序間東西十八丈南北

十二丈夾室東西各四丈五尺東西房北堂與室

各九丈南北如之

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

一爲高東西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鄭注云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案匠人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疏云周人殯于西階上王寢與明堂同制則南七筵惟有六十三尺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如賈氏此言則大傳所云正路寢制也故舍攷工而取傳兩序間南北與室房南北傳無明文此據

張氏惠言儀禮圖增入門塾之堂取于正堂三分之二廣十二丈修八丈室三分之一廣六丈修四

丈

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彼言明堂之制路寢宜亦然故推大傳說而廣之

庭之

深三于正堂

朱子云庭深三于堂

諸侯堂廣二十一丈亦三

分其廣以其二爲正堂東西夾室共得其一東西

房北堂各六丈

尚書大傳云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

西房北堂各二雉其修傳無明文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則公侯南北當五雉室以前三雉室房各二

雉傳又云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東西房北堂各一雉三禮義宗推官室步數

止及于諸侯

大夫士二門一曰正門二曰寢門其

塾與庭階堂室之制畧與天子諸侯同所異者制

有隆殺大夫士屋惟兩下後楣以北有東房無西

房

此鄭氏說陳氏禮書云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少牢禮司宮尊兩無于房戶之間士冠禮亦尊

于房戶之間特牲禮尊于房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鄉飲記曰席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曰大夫士無西房誤矣近儒多從陳說今依古左右夾

室之東西墉直達于室前之堂無堂外東西兩階

此依張氏惠言儀禮圖

其堂之廣蓋九丈亦三分其廣以二

爲正堂

尚書大傳士堂廣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

宮室之制見于經

傳可攷者如是其無可攷者則不敢以臆爲斷也

羔羊退食自公傳公公門也

正義云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  
爲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

按治事之處退而出公門則此公門當指雉  
門庫門言。

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  
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  
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  
焉。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寢  
門。一曰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正義云皋應非諸侯之門。太王非天子。而以皋  
應言之者。言太王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

與以爲皋門應門至者自小至大之辭太王門  
必不得同于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  
級文王因其制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  
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  
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  
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爲王門名也郭門者宮之  
外郭門以應門不言官明與郭門皆爲朝門也  
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  
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  
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皋應魯以周公之故成  
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  
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哲諸侯有皋門也  
諸侯法有皋應太王自爲諸侯之制非天子之  
門矣文王世子云至于寢門之內是內有寢門  
也明堂位云天子皋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  
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皋應故云天子之  
官加以庫雉也謂應門爲朝門一日路門者以

朝位在應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皋門之內雖有外朝然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朝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江氏永云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名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

韓奕爛其盈門

按疏謂門爲蹶國之門經上云韓侯顧之傳云曲顧道義也親迎將御輪之時有曲顧之

禮御輪在闕門外則此門當爲闕門闕門卽雉門也亦曰中門雉門內諸侯治朝之所在戴氏震謂宗廟社稷亦在雉門內其言曰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之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立當遠



火也。春秋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諸侯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于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傳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援證明確，似較舊說爲勝。

右門

權輿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屋具也。

王逸楚辭注云夏大屋也詩於我乎夏屋渠渠

按以夏屋爲大屋始于崔駰子族兄輔之先生曰古人謂兩下屋爲夏屋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唯門屋兩下門塾有堂學之所在也世子與卿大夫適子皆入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

門謂路寢之門以此推之則

此所云夏屋當指門塾言。序所云先君舊臣者當指師保之官言。詩人特舉夏屋發端。明其有教諭之德于康公也。師有不臣之義。故言先君舊臣。明宜爲今君所不臣也。以意逆志。詩人之刺康公深矣。惠氏禮說云。古者學在門。繆公學于著人。門屏之間曰宁。宁卽著也。著人者。楚語所謂官師之典。蓋師氏保氏也。王肅述毛用崔王之說而不能言其義。此論足以補其缺。

絲衣自堂徂基傳基門塾之基也。

正義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室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注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見君必執思其事是塾爲門之堂也。  
李如圭儀禮釋宮云門之內外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向土虞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云塾有西者其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者。

右塾

簡兮公庭萬舞

山有樞子有庭內弗洒弗掃

防有鵲巢中唐有璧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璧令

適也

夔今之輒

余雅云堂塗謂之陳注云唐下至門徑也李氏如圭曰蓋其北屬階其南接內雷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云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雷將曲者至門內雷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揖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雷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雷矣既至堂塗北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云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

庭燎庭燎之光

斯于殖殖其庭傳殖殖言平正也

何人斯胡逝我陳傳陳堂塗箋堂塗者公館之堂

塗也

抑洒掃庭內。箋厲王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

正義云：職事在廷內治之，故假庭內不掃，以見職事不治。

有瞽在周之庭。

右庭

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傳楚宮，楚丘之宮也。室猶宮也。箋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

次居室爲後。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

玉藻疏云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

斯干序宣王考室也。

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西向戶南向戶也箋

此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

戶耳。

正義云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尚有東向戶北向戶又云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言燕寢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髻于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婦人髻帶麻于房中以士喪禮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髻于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髻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髻于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天子路寢制旣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燕寢有左右房也旣有左右房則室當在中故云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



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鉶在東房者，鄭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房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知宗廟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月令說明堂，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宗廟同，故以太廟明其中堂，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般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者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

路寢制如明堂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旁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爲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旁是四方開戶。又云兩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西都官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于路寢云允之舞衣大貝鼓在西房。兌之弓和之戈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有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舊制。故喪禮設衣服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官室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厲王之亂官室寢廟廢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更別修寢皆制依天子之法。故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

李氏如圭云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

飲酒禮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又云斯干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房者之室戶正義云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左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爲西當考江氏永曰大夫士之制亦當有左右房鄉飲于庠亦如其制設尊于房戶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卽是賓主共之不必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主人在阼階介在西階上爲東西僕在尊東爲東北賓在戶牖間以阼階上視之卽爲西北不必謂在西北隅然後爲西北也其賓席宜在中南向衆賓席以次繼而西僕者鄉之卿大夫來觀禮有無不定本無四面之坐象四時之說尙無觀禮之僕豈四方缺一方四時缺一時乎作義者以凡說禮本不足爲據泥其文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官室之制紊矣斯干之詩言西南其戶此文與南東其畝

相類南東其畝者或南其畝或東其畝則西南其戶者亦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也蓋此詩言作燕寢其制度不必與正寢同故云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又云君子攸芋君子攸寧皆燕寢也後言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以至生男生女尤可見其爲燕寢燕寢則有西戶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通西戶者左房與室相通故兩言之若止據室戶則當言東南其戶豈天子作寢必與士大夫相對而云西南其戶乎

按鄭氏謂路寢與明堂同制其室四維與中央分列居之各從其時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

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然房室制度，堂寢異同，先儒聚訟紛然。今錄數家于後，以備參考。

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

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出朝其南門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云世室者

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尺。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者。南面三。三面各二。蜃灰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

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重屋複窄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周度以筵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北魏李謚明堂制度論曰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按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



禮考工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按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覺是其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傳禮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之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媿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

之大廟。大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大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三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隨事而遷。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按圖察義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按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攷之事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殷又

符周秦雖乖衆儒尙在是矣攷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則營構之範自宜因時創制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各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

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央。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卜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火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正。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氏注云。天子之

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攷工記。周人明堂注。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于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曰。迎子釗于南門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鼗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

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鬢婦人帶麻于房中  
鄭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房此蓋  
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  
左右房言明堂則缺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  
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  
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未當哉記云東西九筵  
南北七筵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  
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  
則三室之門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

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二丈耳。記云四旁兩夾。竈

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室之間，裁盈一尺，繩樞寶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濶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爲不通矣。驗之衆途，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尺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立，鄭注云：設斧扆于戶牖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間，此之叵通，不待知者昭然可見矣。



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核之。卽虞夏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加。每加崇飾。而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室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間。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

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余謂盛德篇得之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則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令四尺五

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竊以爲戴記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卽識其修廣之不當。而未必思其九室之

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義飾辭順  
非而澤諒可嘆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  
探其衷不爲苟異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  
倘或存焉。

隋牛宏明堂議曰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  
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  
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官議云夏后氏世室  
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  
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益其

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元之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官之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官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六尺。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尺。先王昭穆

二尺合十一尺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室。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寔。據燕禮諸侯燕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堂，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少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食者，又于青帝之南，少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二，加以簠簋籩豆牛

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尊反坫揖讓升降。抑以隘矣。據茲而論。近是不然。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傳。約束也。閣。閣猶厯厯也。橐橐。用力也。芋。大也。箋。約。謂縮版也。椽。謂摺土也。取壤土投之版中。摺使平均。然後椽之也。

摺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芋當作幬。幬。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宏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緻。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

正義云毛以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  
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  
投土于板以杵椽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  
築則牆牢固也王寢既成其牆屋宏殺則風雨  
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  
居中以自光大也又云芋當作幬讀如亂如此  
幬之幬以聲相近故誤耳幬覆也鄭以義言之  
尔雅無此訓以下攸躋爲君子所升攸寧爲君  
子所安則此

爲君子所覆

李如圭儀禮釋宮云自門以北皆周以牆檀弓  
疏曰毀宗躡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  
禮爲墜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記  
饋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門之西有  
牆則牆屬于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于  
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之  
總名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上謂之序堂下謂  
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堂下之壁闕門在焉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  
躋傳如人之跂棘翼爾棘稜廉也革翼也躋升也  
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  
其翼時伊洛而南素質五色成章曰翬此章四如  
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  
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于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  
時

正義云毛以爲言宮室之制言跂翼則如人弭  
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  
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翼言檐阿之勢儼  
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又云

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附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  
稽古編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棘韓詩作枋，旅卽反。云隅也。韓之隅卽毛之稜，廉革作鞞，云掖也。韓之掖卽毛之翼，兩家之訓相同，可見其義有本也。鄭訓棘爲戟，謂如人之挾弓矢戟其肘，訓革爲毛，希革露，謂此時必張其羽翼，迂矣。

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寘，君子攸寧。傳有覺言高大也，正長也，寘幼也。箋覺直也，噲噲如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焠焠也，寘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焠焠然，皆寘明之貌。此章主于寢，君

子所安燕息之時

正義云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閒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于平正之庭列于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冥幼尔雅文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某氏日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于義實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豈冥爲夜快快噦噦爲宮室寬明貌

稽古篇云釋文云長崔直良反幼本或作窈崔音杏據義推之長傳自爲長短之長字形偶同不妨音義各別也長言其堂廉之彌長窈言交奧之深邃意正相當

縣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以載作廟翼翼傳言不失繩直也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箋繩者營其宮室  
廣輪方制之正也

球之陬陬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  
興箋球桴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以  
藁劉熙云藁盛土籠也而投版中五版爲堵興起也百堵同

時起

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  
箋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旣畢改設饌于西

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未也。

正義云。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幕以布。幄帟以繒。爲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爲小帳也。禮之有帷幕。皆于野張也。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屋漏之處。正謂西北隅也。亦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

邵氏晉涵云。太平御覽引舍人云。古者撤屋。西北扉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旣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令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案劉與舍人義。

同。惟以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耳。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案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鄭注云：此于尸設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鄭云：得戶明者也。蓋西北隅爲幽隱之地，漏見日光，故爲當室之白。孫炎義本康成也。

崧高寢廟旣成。

閼宮松栢有舄，路寢孔碩。**傳**栢，榦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

正義云：栢之與榦，是榦之別名。王肅云：路寢無刻飾文章，徒見其松栢，疆大牢固。

殷武松栢有挺，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傳**挺，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

正義云王肅云楸楹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李氏如圭云楹柱也。古之築屋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于前下。楹。

按路寢制與明堂同。先儒言明堂二十八柱。此經云旅楹。鄭箋訓旅爲衆。則非止二柱而已。楹之見于經者。唯堂上二楹。以其他或附于壁。或非行禮所繫。故不言耳。

右路寢堂室制度

篤公劉既登乃依。

尔雅戸牖之間謂之依。正義云周禮鄭注云依其制如屏風。釋名云展依也。在後所依倚也。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

右展

附館舍

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  
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

正義云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緇衣適子之館兮。傳館舍也。箋卿士所之之館在



天子之官如今之諸廬也。

正義云考工記說王官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朝寢之裏外朝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

篤公劉於時廬旅傳廬寄也箋廬舍其賓旅。

正義云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

于幽斯館傳館舍也。

縣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

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幽時。

正義云：冬官攷工云：有虞氏尙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說文曰：穴，土屋也。覆于地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于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壤和緩之貌，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土。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公在幽時，迫于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覆穴而居也。

段氏玉裁云：覆于地者，謂旁穿之，則地覆于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雷毛傳云：陶其土而覆之。

陶其壤而穴之。土謂堅者。堅則不患崩壓。故旁穿之。使上有覆蓋。陶其旁土穿之也。壤謂柔者。柔則恐崩。故正鑿之。陶其壤謂正鑿之。直穴爲中。雷也。鄭注月令云。中雷猶中室也。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爲雷。連複言之者。文勢然也。毛云陶其土。陶其壤。蓋讀陶爲掏。鄭則云皆如窯然。特此爲異耳。

按傳上引孟子言大王去豳之事。下云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是明陶復陶穴爲太王初至岐。露處于野。鑿土以居。非謂在豳時也。箋云。本其在豳時。此顯與傳岐疏合而一之。謬矣。馮嗣京云。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太。

王何爲陶復陶穴哉。正以太王初至扶風之地，故未有家室耳。陳氏稽古篇是其說。今從之。故附此條于館舍後。

以上天子諸侯宮室

采蘋宗室牖下。箋牖下，戶牖間之前。

正義云：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王肅以爲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于奧，與卽牖下。

陳氏啟源云：奧乃深隱之名，牖下乃通明之處，肅合爲一名，實乖矣。

伯兮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

正義云背者向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房半以北爲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西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內外皆爲堂也

著俟我於著乎而傳門屏之間曰宁

正義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佇立處也著與宁義同

俟我於庭乎而

按大夫士宮室見于詩者，惟此四事。周禮典命言宮室各視命數，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由三禮義宗說推之，則卿之官方三百步，大夫官方二百步，士官方一百步。大門至寢門三分取二，其一分以爲寢室，與書傳謂士寢有室無房，不合于儀禮，今不取。

以上大夫士宮室

叔于田巷無居人傳巷里塗也。

韋侯我乎巷兮傳巷門外也。

公羊注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十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日。十五

右巷

谷風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

正義云。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

按畿與機同。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機門內之

位也。

丰俟我於堂兮。箋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東方之日在我闥兮。傳闥門內也。

釋文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

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傳橫木爲門。言淺陋也。  
正義云考工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字此惟橫木爲之言其淺也。

鴻雁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箋侯伯卿士又于壞滅之園徵民起屋舍百堵同。



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  
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正義云版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之耳  
五版爲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  
其所據五堵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  
禮說一堵之墻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五  
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  
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言  
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  
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  
無文故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  
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  
說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  
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  
義辨之云左氏傳說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五之一。卜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善傳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于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于。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据之文也。

### 右門垣

東門之墀有踐家室傳踐淺也。

尔雅釋宮其內謂之家李巡日門以內也

東方之日在我室兮。

小戎在其板屋傳西戎板屋。

正義云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

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  
伐我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  
想君子伐得  
而居之也

七月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宮室薰鼠塞向堽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傳穹窮室塞向北出牖也堽塗也箋爲四者以禦  
寒日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麇發二之日栗烈  
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堽戶之室而居之

釋文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霑也說文向  
北出牖也徐鉉日向所以通人氣故從口  
正義云士虞禮云祝啟牖向注向牖一名也明  
堂位注云向牖屬此爲寒之備不塞南窗故云

北出隔也。備寒而云瑾戶。明是泥塗之。故以瑾爲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華戶。儒行注云。華戶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

右堂室

附廬舍

七月。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

正義云。上塞向瑾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信南山中田有廬。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事。

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甫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介舍也禮使民耨作耘耨閒暇則于所止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

周禮地官里宰合耦于耨康成謂耨者里宰治處若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惠氏士奇曰按周書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井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而耨此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民功曰庸佐助曰相與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于街立室名曰彈街蓋取之此後漢酸棗令劉熊碑曰以

卒爲更愍念蒸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  
更則是正彈者所以平其繇役使勞逸得均焉  
水經注平氏縣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  
街誤爲衛彈勸者既彈之又勸之也洪氏隸釋  
載其文亦云縣令愍繇役之苦而頌其勸道有  
功及耕耨矣蜡祭有郵表啜者謂田畷于井畔  
繇且合耦矣蜡祭有郵表啜者謂田畷于井畔  
造田舍而止其中郵猶街也蓋街之郵亭督約  
百姓之處又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  
舍也禮使民耨作耘耕閒暇則于廬舍及所止  
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髦士之行  
然則合耦于耨非徒勸農亦所以烝髦士也

以上庶人宮室

園囿臺沼

園有桃園有桃其實之穀傳園有桃其實之穀國

有民得其力。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侵削之由由是也。園有棘其實之食。傳棘棗也。

駟驥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遊於北園。駟馬既閑。

靈臺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箋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祲陽氣象侵也。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象如赤烏也。

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

雲物爲備故也。

正義云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邑也。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正義云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爲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籍。圖言爲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

言愛物也。

正義云春秋傳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鄆  
囿則囿者築爲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天子  
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  
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  
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  
以爲大何也是宣王不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  
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  
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  
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

鹿濯濯白鳥嚮嚮傳濯濯娛遊也嚮嚮肥澤也  
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王在靈沼於勃魚躍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

沼也。牲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三輔黃圖云：靈圃在長安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西北四十里。

毛詩禮徵卷第七終

受業姪家

起全校